

知黑守白

◆ 王人梁

他对家人说:如不能让你们过上富裕的日子,享受生活的美好,还有什么脸去谈艺术二字。如果是为了生活而作画,那是不可能会有愉悦的心情。鸣一兄在事业上是成功的,在艺术上他在不停地追求,他看书、学习,从中得到创作的灵感,取法于大自然。

鸣一兄不管公司搬到哪,总是给自己留下一大间房,作为自己的画室兼办公室。公司的业务一般都有他的团队去解决,除了大事要其作主外。他说用人就得放手大胆,绘画也是如此,想好了就大胆落墨,随后细心收拾。绘画就是黑白相伴和做人一个理,就是提得起,放得下,要知黑守白。鸣一兄认为绘画是一种心情在纸上的流露,也就是一种难以叙述的情怀在纸上放矢,绘画是一种语言,知者自知,不知者为不知,画外虚名是别人的事,他只愿在这方寸之间寻找自己的一份宁静,在笔墨下流淌着自己的故事。

今看鸣一兄的画似乎与这个浮躁的时代没有什么关系,多的却是禅意和真情。我们年轻时知其笔墨功夫可为了得,见他临摹好些古画,有山水、人物,深得老一辈画家的赞赏。今见他的画一反过去,传统的笔墨有了新意,读了他的画,犹如一股清泉流入心中。画中的几片树叶、几根树杆,都能充分体现其中国画的笔墨功夫。再见其笔下的珍禽那样地寡欲恬静,神态好像有些寂寞,却又显得很悠然,时而在树上,时而在石上,好像在与人叙说。喜怒哀乐何必放在心上,认真做好自己的事,让别人去说吧!



中国画:《鸣声》 孙鸣一作

佳作背后

孙鸣一和我同岁,年轻时有着共同的爱好,使我俩相识。几十年来,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都不同的变化。从少年到中年,造就了人们新的发展。回顾鸣一兄的变化,在我们朋友中他是耀眼的,他的为人和对待一切事物都是明智的,他懂得知难而进,有责任感,在事业和艺术之间总是那样地兢兢业业,干得有声有色。在事业上他总希望朋友们好,能为朋友牺牲利益和献出自己的力量,与朋友们一起发展。在艺术上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所以他的画作会给人惊喜。他对待家人也如同对待事业和艺术那样追求完美。

奉敕督造玉玺的遗民印家胡正言

◆ 韩天衡 张炜羽

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是一个陵谷变迁、天崩地裂的时刻,也是令明末士大夫不堪回首,改朝换代的年份。曾经沸腾的晚明印坛瞬间冷寂,那些注重民族气节,不愿身事两朝的文士印人,选择了隐居避世。其中年届花甲的胡正言就是这样一位遗民印人。

胡正言(1584-1674),字曰从。安徽休宁人,寄居南京鸡笼山下。尝在庭院中植翠竹十余竿,晨夕相对,颜其斋曰“十竹斋”。胡正言出身于书香门第,为国立上舍生,博学能文,精研经学、六书,善摹大小篆书与古文奇字,兼工篆刻。胡正言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书画篆刻家,在我国雕版印刷史上有着崇高地位。

成“广运之宝”金印和“皇帝之宝”玉玺,被授武英殿中书舍人,时人称为“胡中翰”。

大文士兼印学家周亮工嗜好名家印章,曾在广陵(今江苏扬州)与胡正言相遇,胡氏知其有印癖,将数方印章慷慨相赠,使周亮工欣喜不已。明亡后胡正言拘节守志,不问世事,隐于南京一小楼中达三十年,过着“左籀右斯,摩挲永日”的生活。胡正言又好诵贾谊、刘向之文及陶渊明诗,性格“萧淡静深,穆然大雅”,享得高寿。康熙六年(1667),当著名画家萧云从赴南京拜访他时,惊奇发现耄耋之年的胡正言神明炯炯,不仅能镌刻小印,作蝇头篆书也无逊色,叹为寿徵。胡正言于康熙十三年(1674)以九十一岁高龄仙逝,而此时距文彭兴起明代流派印已有整整一个世纪了。

胡正言在明末清初印坛上颇具影响,一生曾辑自刻印谱五种,著有《印存初集》《印存玄览》各四卷。印谱以姓名字号印为主,余则斋馆印、闲语印。像钱士升、倪元璐、李孙宸、郑三俊、范景文、孔贞运、史可法、杨嗣昌、钟惺等明末学者、重臣的大名均赫然在目。好友钱应金称赞他说:“所居白门(南京),为四方贤豪星聚之地,所交皆名公巨卿,博闻广见……游白门者,不得先生一篆,则心耻以为欠事。”胡正言篆刻以《说文》为依托,上溯秦汉,近宗何震平实一路,形式多样,用刀苍茂古雅,为明代文人篆刻的典型风貌,友人王相业誉其作:“奇不离宗,正不伤趣,穷神尽变,久而愈可喜。”此外胡正言又精通篆籀异文,食古而化,创作了许多古文奇字印,风格奇诡瑰丽,也是明末文人好古风尚的一个侧影。

当明清易代,人生道路陡然转折之际,胡正言坚持操守,注重名节,在夹缝中艰难生存。虽已暮年仍不废艺事,以印寄志,以字抒怀,为流派篆刻艺术的传承留下了不灭的火种。



胡正言篆刻 栖神静乐



胡正言篆刻 倪元璐印

位。他用自创的“饴版”、“拱花”印刷技法,彩印出版了精美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成为木版水印史上划时代的精品,受到文人的赏爱。然而甲申国变,打破了胡正言芸窗书香的优雅生活。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改元“弘光”,为颁诏降旨急需玉玺。南明名臣吕大器深知胡正言精于篆刻,便推荐他督治宝玺。胡正言不负重托,毅然决然地制

赵强的荷塘与供石

◆ 宋敏东

说起中国当代陶艺,一般人都会联想到景德镇。但同时也要看到,从景德镇走出来的青年陶艺家,他们有学院背景,又有操作实践,在获得更大视野与表现空间后,其作品运用了现代语汇,对景德镇形成了反哺,甚至挑战。

赵强就是这样一位陶艺家,他在景德镇长大成人,在掌握了制瓷的童子功后,去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艺术系深造,师从陶瓷设计大师杨永善教授。美学理论与哲学思想的滋养,使他比故乡的同时代人看得更远更深,现在他是东华大学环境艺术系公共艺术主任、副教授。二十多年来,他几乎每年都与国际陶艺家一起办展交流,并受聘担任多家大学特聘教授,2010年受邀赴欧洲讲学并参展,2011年赴韩国讲学。去年在上海和台北两地举办个展,引起了同行和陶艺爱好者的高度关注与好评。

赵强在两条路上孜孜以求地探索,一条是当代陶艺,包括大型公共陶艺。他曾受文化部、上海世博会、浦东机场邀请,为浦东机场创作大型主题陶艺作品20余件。一条是与现代家居环境与方式相契合的日用陶瓷。艺术追求的方面,既从传统美术与工艺中汲取养分,又从当代性上体现审美理想。

9月7日,赵强将在溧阳路111号艺术园区内的上海陶艺后援会再次举办个展,题为“水色年华”,向观众呈现50余件新作品。

赵强的陶艺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瓷板画体量相当大,高度往往超过一米,表现手法又是釉下彩及窑变工艺,绘制不易,窑温控制也难,不确定因素更大。经过无数次失败,他现在掌握了独家秘诀,成功率大大提高。他的瓷板画题



赵强釉里红梅瓶

材多涉及莲池与游鱼,他用宋人笔意绘出了款款莲叶,再用数尾蹿条小鱼造出水纹与声响,令人想起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那种宁静与空灵,体现了中国文人的理想情怀和书法意境。

赵强创作的陶艺器物很耐人寻味,他在传统成熟器型上注入自己对陶瓷文化深厚的认识与对艺术独到的感知。自由却不失规矩,奔放却不失得体,更具现代感。那些瓶与尊依然是纸槌、象腿、观音、石榴、马蹄等,以稚拙中透露的秀美赢得青年人的青睐。他在器物上进行釉下彩绘,鲜荷、供石、祥云、嘉树、芳草,信手拈来的潇洒随意,体现出中国水墨的精神。晕散与枯湿的效果,一点也不输于宣纸上的挥洒与倾诉。施釉无论红与青,或者他自己调和而成的灰与蓝,都在笔触边缘有层层渲染的肌理,使脆弱的瓷器有了柔软无比的质感。

展览进行时

在那遥远的大山深处

◆ 黄小健

有朋友到云贵高原扶贫慰问归来,听说我又新创作了《西部风情》题材的作品,即风尘仆仆赶来看我。望着朋友那黝黑的肤色,听他娓娓谈起山区的诸多趣事,我仿佛又回到了多年前在西部地区体验生活的日子……

前些年,为搜集创作素材,我曾到西部地区生活了一段时间。记得有一次赶了好多路来到大山深处的一个村寨,山区别样的风情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不停地画啊、记啊,不知不觉天色已晚,我匆匆收拾完画具,准备赶回住处。走到村口,我不禁被眼前的一幕深深吸引了:在夕阳的余晖下,一个年幼的男孩依偎在他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怀中遥望着远方,眼神中满怀对远方亲人的思念,透露出无尽的企盼,祖孙俩宛如一尊铜雕的塑像……听村长介绍:小孩的父母到广东打工好些年了,最近听说要回家探亲,于是每到傍晚,小孙子就要拉着老奶奶到村口来,已经有好几天了。目前村里年轻

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只剩下老的老小的小,村里的好多家庭都是类似的情况,这也表明了目前农村的普遍情况吧。我在构思这幅画时,着重在“盼”字上下功夫,着力于主体人物的塑造,刻意拉开人物年龄的差异,深入刻画人物的表情、神态及服饰等,使之有雕塑感。场景主要体现西南山区风貌,如独特的建筑物、农田、池塘、土路等,突出“大山深处”。并充分运用我所擅长的“光”的处理,使“光”能很好地烘托画面的主题内容,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使观者能产生心灵上的沟通。



油画:《盼》 黄小健作

创作札记